

绝对艺术专访艺术家迟鹏

来源：绝对艺术

绝对艺术：您早年的作品主要是以摄影为主，是出于什么原因逐渐向绘画转向的呢？

迟鹏：艺术也是分难度的。我本科是学摄影的，也算赶上了摄影作为艺术媒介的时候，新的媒表达形式不断更迭了传统艺术表达，而摄影语言相对于其他始终是简单的，我一直在思考如何转型。

我一方面转向了电影，电影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讲故事，而不止是摄影和审美的问题，更具魅力的是电影语言中更为细腻故事导出和如何铺设悬浮的情绪等更自主的问题。另一方面我开始尝试绘画，我始终认为艺术的第一性语言就是绘画和雕塑。因为绘画的技术难度的可变性更为丰富。因为有难度，才会显得更疯狂。

另外我在中央美院设计学院 6 年的教学过程中，一直在承担着很多的基础课程的教学，例如：材料与通感（材料多样性与通感关系的研究）、新视觉方式（探讨当下的视觉的可能性）、读图与叙事（图像表达与叙事关系的研究）、造型与想象（造型特点与想象力关系的再生成研究），这些所有的课程都是在指向一种新语言表达中的可能性探讨，我也一直在试图带领着学生去触碰在艺术表达中边缘的可能性。

我是一个不愿意在已经能够相对驾轻就熟或者能看得见尽头行业中左右徘徊的人，面对未来，我更喜欢挑战，所以转向我觉得是早晚的事。

绝对艺术：您最近在白石画廊的新展“上下限”展出了您近年的绘画作品，它们反映了您怎样的思考？

迟鹏：任何的人生，都不应该是一种约定俗成。

无论是从摄影创作到全力教学的转向，又从教学到电影和绘画的转向，从大学教学到儿童教学的转向，都是在追求一个所谓不一样的自己，在不断的自我怀疑和自我补给中求得了生存。到现在我对绘画都是极其惶诚惶恐的，我没有那么大自信，我也不敢那么自信，始终保持怀疑的态度。

绝对艺术：所以，这些作品中放进了什么样的情感呢？

迟鹏：放入了无限的焦虑和不断的思考。不断前行中把自己放倒又爬起来再放倒的循环焦灼。

或许对于外人来说，我伪装出我人生可能是最可以的样子。但对于背后的我自己的而言，其实更是一种自我放倒的狼狈和难以确信的不堪，这也是我自己最瞧得起自己的地方。

绝对艺术：在您的创作中似乎经常强调感谢、个性等人类精神本质的问题，您是否可以展开聊聊呢？

迟鹏：艺术是表达精神世界的一种重要手段，多数的技术的新鲜期已经逝去，当下单谈艺术中的技是没有意义的。技术与情感在今天也必须要捆绑式销售的。在现有的现实逻辑中，如何自觉又独立，原创又特性，精神本质及情感逻辑又如何关联于独立的技术表达，对当下艺术家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问题。

当然这里面所谈到的情感其实也可以等于某些个性，个性也可能等同于某些天性。这些因素都是共同激发精神本质的一些条件。但是越有天性的人在这个一般社会中，遇到的困难就会显得更为明显、更为坎坷。我们总喜欢看那些太过华丽、太过体面、太过完整的人。但因为太过完整，便不会拥有那么多的个性。

绝对艺术：您是如何通过媒介跨越，将这样的思考逻辑反应在作品中的呢？

迟鹏：思想媒介如果是统一的至于选择什么样的表达媒介都是一种理所当然。关注事务的角度、审美价值的取向，都是艺术家的三观的一种映射。对于艺术家而言，所有的作品都是你人生的一些碎屑，拿不拿出来，你都是你的，这才叫真正的艺术家，但是要以这个标准来看艺术家的话，那中国的艺术家真是少之又少。

绝对艺术：您的摄影作品与绘画作品之间是否具有某种风格的变化？他们二者之间具有怎样的连贯性？

迟鹏：因为摄影与绘画的视觉媒介是极其迥异的，所以在风格上的很难做关联，其实更重要的是内容上的关联，对情感诉求的关联，对欲望把控的关联，控制所有的媒介的是思考，是艺术家，是人。

绝对艺术：与许多视觉工作者不同，您也常常会以文字来记录自己的思考，这种习惯是从何时开始的呢？

迟鹏：文字是一个非常直接的语言，因为他不太牵扯那么多的技术上意向的表达，相对于其他的艺术门类文字还是有一种明确的确定性。我从 20 多岁的时候就开始一直不断的记录这些碎片式的思考，我也一直在寻求文字特性的价值，一直也在追求这条路上。当自己形成了思考的习惯，我更愿意把自己的思考，以一种直接的形式表达出来，摄影，绘画，电影都是同样的道理。

绝对艺术：除了艺术家的身份外，您还是一名教师，对您而言，教学与创作之间有怎样的关系呢？

迟鹏：我以前是个教师，我现在不是教师了。其实教师是个很体面的工作，但有的时候我们过分追求体面而且会丧失做人的本性，吃不了这碗饭，就老老实实离开也蛮好的。

但我从事了六年相对深入的教学，对自己而言，已经非常的淋漓尽致了，相对而言也做出了最大限度的一种无私吧，做完了之后其实也是无怨无悔的，在这个过程中，我还得到了很大

的喜悦与快感。我教学的过程中我也重新整理我的知识体系、思考体系和创作体系，也把我的思考尽可能的通过与学生的表达交流中作为最有效的一种转换。

在教学的过程中，跟一代一代的年轻人频繁的接触，感受了他们世界太多的不一样，也特别感谢年轻人给予了我在他们世界的位置。我一直在做这种非常诚恳的服务性工作，既没有应付，也没有逃避。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使学生成为更好的自己，而不是成为更成功的别人。这特别特别难。

当然我仍然可以把我自己奉献出去，仍存在着幻想，仍在时刻准备着。

绝对艺术：从高校教育到儿童教育，你有着怎样不同的教育方式与教育观点呢？

迟鹏：教大学生和小孩子本质上是相同，但在接受方式上完全是两回事儿，小朋友相对于大学生而言更多的难度在于如何保护原生思维和又如何找寻小朋友可接受的交流方法。

儿童美育是激发创造性思维的至关节点，对儿童成长过程中的人生观、价值观及格局观的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培养儿童自觉主动的求知探索精神、独立进阶的思考判断能力、活跃标新的思维创造体系的同时，又开发儿童的智力，挖掘儿童的潜能，以达到身体、意志和思想的独立，人格、心理和精神的完善。

而高校教育的难度在于，如何打破思维守旧的固化侵占，如何在认知上的与时俱进，如何在深入专业垂直的可探讨空间，更注重的专业化的拓展。

绝对艺术：摄影、绘画和儿童美育这三者，在您的日常中是相互扶助，还是相互挤占时间呢？您在未来将如何平衡呢？

迟鹏：摄影对我来说是自信的，更像是一种生活所常吧。绘画更像是一种审美上的挑战，在摔倒与爬起的往复中，自我艰辛着。美育则是另外一件事，也是另外一种自我疗愈。

没有人能既定出结果最终的样子，在不确定的惶恐中，每个人都需要一个食粮，无论物质、或以精神的方式存在，无论价值、或以意义都是在为自己的贪婪做一些补给。目前来看我现在做的事情是可以相互平衡的，如果面对未来，选择自己最想要的，很多其他也只能放弃。

绝对艺术：为什么这次展览的名字叫“上下限”？

迟鹏：思想的自由造就了绘画的无限，而绘画的莫名却奇妙于技术的规矩与思想的方圆间的多样与可能。上有寻求边界的无限，下有恪守于表达世界的基本持恒。上下无限则是格局于大未来，上下有限则缝隙出精采。绘画作品中欲表达出寻求今天世界的边界感，也尝试着从色彩的境域中以及语言的体量中去摸索新世界门的样子，出与入是个人的选择，是与非是价值的所向。人生的千变才万化出世间的未见，而任何绘画的今天都应该是我们之前从未的一种遇见。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evtLJ--ejLS5a7zzdQn3Nw>